

新民晚报

有人以为“无事忙”是个作者,其实是只鸭子。

初春运雏鸭的老乡半道歇脚,停在胡同口。自行车后架子两边挂的竹筐里的小鸭全是母的,五毛钱一只!雏鸭一孵出来,村里懂行的就能分辨出其公母:母的未来下蛋,公的另算。很绝活的。小时候不懂,答应孩子花一块钱买两只小鸭子陪小鸡。这类妈妈上哪儿找去!我真幸运。

绒鸡“咕咕”才十天。运雏鸭的路过,妈妈经不起我磨,给买了两只。吱吱吱吱的刚进院子就被小绿的老咪盯上了(老咪者,狸猫也)。小鸡扣在摇煤球的铁筛子底下,老咪趁我不备,扒开筛子叼了一只蹿上房去;一改平日的驯顺,全然不顾主人小绿的万般要挟,飞也似的没了踪影。剩下的那只取名咕咕,我去哪里他就噤、噤地跟哪里。

这下好了,咕咕有了伴儿,嫩黄雏鸭名黄黄,咖啡色的名无事忙。咕咕不再老老实实卧我旁边,而改为带着两个新成员满院

子走,光是介绍情况就用了好几天,边走边啄点儿无关紧要的什么,咕、咕地唤她们过去。

团队力量意想不到的强大,老咪蹲在一边想不出辙来对付了。或是还没琢磨出好办法,咕咕就翘膀硬了。咕咕为男性,与老咪旗鼓相当。咕咕头里走,黄黄、无事忙颠颠地跟着,不知不觉地“一夫两妻”了。

咕咕的权威性一生受过两次挑战:一是夏日的暴雨,伴随着雹子,四合院的水瞬间涨起。我和死党小绿一块儿顶着椭圆形铁片殃盆,蹚水前行,水深及膝。顶盆一是一避雹子,二来避雹儿,咕咕立在院子下水沟的制高点遭雨淋,得把他从“孤岛”救到屋檐那头去。雹子噼里啪啦砸树上的枣打下来,两种球状的密集度相当猛烈,不防不行。咕咕这只落汤鸡终于立在屋檐下了,但眼瞅着贤

人,“摄血以供妖饮”,但她并非害人精。

首先,她是受背后的老妖之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其次,她赖以迷人的,或色,或金:是就人自身的弱点而下手,所以人之被害,虽不能说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却也并非无可指瑕。这样,读者对她的态度,不是憎恨、厌恶,更多的是同情。由于小说中的小倩本质是善良的,又由于宁生既不惑于色,又不惑于金,于是小倩的上场本来对宁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潜在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却转化成被爱还是毁灭的选择,因为能活下来的必是“信义刚直”之士,也就必然唤起娇弱妙绝的小倩的深深钦慕与爱戴。由此不难发现,这里深藏着一个民间爱情故事的原型:男子要获得心上人的爱,必须经受种种最严峻的考验,只有在考验中活下来的人,

才有可能获得对方的芳心。由于这一原型在我们的意识深层发生效应,影

小时候读《聊斋志异》,其中的武林高手燕侠士和文弱书生宁采臣,都是让我艳羡不已且在在不忘的。

既希望自己能像燕侠士,身怀绝技剑走天下,或者根本不用剑,也不用本人亲自动手,只需背一个不起眼的革囊乃至如时下最平常不过的双肩包,关键时刻,从包中“刷”地飞出一把美工刀样的神器,让妖魔鬼怪一刀毙命,甚至未见刀影,也已经让不良之徒闻风丧胆,远遁得不见了踪影。我等所到之处,一片天朗气清,岂不快哉!

我当然也希望自己是宁采臣,正当最好的青年时光,在满室的月光中遇到一位最好的佳人小倩。

不过后来,看了改编的电影《倩女幽魂》,虽然小倩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佳人外貌有一定距离(其实,《聊斋》中的小倩到底该是怎样的形象,该有怎样的美丽,我本来就不甚了然),但及至听到女演员说话时那种似笑非笑的森森然声音,突然觉得小倩这一形象,才是《聊斋》中最耐人寻味的。

小倩初次上场,虽然是作为害人的鬼物而出现,所谓以色惑



摇到外婆桥 (剪纸) 李建国

随着柳树的枝头悄悄地吐露出鹅黄色,芦根绽出嫩芽,麦苗油菜钻天向上的时候,乡间润沟边沿上会长出一种嫩绿的野菜来。它生得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绿得苍翠娇艳,可爱诱人,市区里的人管它叫马兰头,我们崇明乡下把它称之为“蜆蜆头”。

说起“蜆蜆头”,我至今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小时候放学后在姐姐的带领下,我常常拎着篮子,拿着剪刀去润沟边剪它。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装上满满的一篮。回到家里,经母亲用开水一焯,沥干水分后切细凉拌,那清香扑鼻、入口

略带苦涩的味道常常使人食欲大开,至今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对于吃惯了炒青菜、咸茄子的我们,拌“蜆蜆头”实不失为一道可口的好菜。家中有几个余钱的时候,母亲还会买上几块豆腐干,把它剁成碎末,搅拌在里头,那就更好吃了。母亲常常笑话弟弟几个,说我们吃拌“蜆蜆头”是筷子伸得快像掘烂泥。

随着天气一天天地暖意融融,润沟边上的“蜆蜆头”好像越剪越多,越剪越茂密,从来不会见少。这时候,我们这些小孩也会遵照大人的吩咐,更勤快地去剪它。特别是在星期天,一整天拎着篮子,要上润沟沿跑

无事忙及其他

黑妮

狠地爬回高处。而黄黄和无事忙呢,南边扎进水里,一会儿又从东边冒出头来。咕咕刚看到无事忙露了脑袋,黄黄又扎进水里,急得大叫不止,贤妻们只当不知道。

其二,小绿的爸爸何叔叔得糖尿病,他在合肥的妹妹,我们称十八姑的,就派大儿子送来三只成年乌骨鸡,据说它们三个一块儿过日子,下的蛋就纯。蛋用糖醋煮熟浸泡,可根治其病。这一公两母一来就撒院子了。母鸡按计划划下蛋,何叔叔每日在火上炖着乌骨蛋,很满意的火上。正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咕咕跟核桃冠的乌骨鸡不对,若干小冲突后终酿大战。

那日我在院里。按当今拳赛的说法:咕咕无论体重、实力,跟核桃冠都差两级以上。这仗斗得

好几回咕咕都像人那样坐地上大喘气,无事忙和黄黄急得团团转。咕咕就又站起来。好多个回合下来,咕咕逐渐不济,我看着揪心。不意他奋力一嘴,啄到核桃冠的冠上,登时见红的核桃冠吓得钻进某处不见了。

咕咕占乌骨母鸡的便宜,核桃冠敢怒不敢言。蛋一不纯,治不了病,何叔叔恼火,另行处置了乌骨小组。

鸭子这玩意儿,要不是养过,真了解不了:那嘴像小铁锹,跟猪嘴似的,几“铲子”就把湿土翻起来,土里面一定藏着蚯蚓或什么的软体动物,寻到条自认为不错的东西,它们往往叨到我脚下,啄地催促我快点享用,像是不赶紧就不新鲜了。无事忙和黄黄下蛋,有绿有微白,我们用铅笔写上作者日期,不许吃。梦想着有一天她们静下心来,孵出一窝鸡鸭混血儿,就像骡子似的后代。

小倩的故事

詹丹

的意识中被淡化了,乃至很可能把小倩的行为看作仅仅是宁生品性的一种测试、考验。宁生的高尚品质一旦得到确证,小倩也就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身世、行为的态度,不是憎恨、厌恶,更多的是同情。由于小说中的小倩本质是善良的,又由于宁生既不惑于色,又不惑于金,于是小倩的上场本来对宁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潜在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却转化成被爱还是毁灭的选择,因为能活下来的必是“信义刚直”之士,也就必然唤起娇弱妙绝的小倩的深深钦慕与爱戴。由此不难发现,这里深藏着一个民间爱情故事的原型:男子要获得心上人的爱,必须经受种种最严峻的考验,只有在考验中活下来的人,

由此可见,蒲松龄笔下的小倩故事还是凸显了书生的白日梦特点,显示了很大的浪漫色彩,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小倩样鬼物,并非总受老妖胁迫,心甘情愿为虎作伥的不在少数。一旦害人的本性暴露无遗,善良之人最多也就发出“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感叹。却不知,这样的感叹毫无逻辑可言,因为“佳人”指外貌,“作贼”指品性。以佳人的外貌为作贼打掩护,反倒是作贼本性使然。尽管人们把“盗贼”并举,两者也都是害人的鬼物,但“盗”与“贼”的最大区别,就是“盗”往往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似乎总在“理直气壮”打家劫舍。但“贼”却需要以“佳人”作掩饰,偷偷摸摸干坏事,并且常常让世人受其迷惑。结果是,虽然盗对百姓的危害程度远超过了贼,但百姓对“贼”的愤怒心理,却又是比之对盗更强烈的,既愤怒其作恶,也愤怒自己曾经被蒙骗。这,或许就是小倩故事给人的别样启发吧?

响着我们阅读时的心态,使得小倩“摄血以供妖饮”那样一种骇人听闻的在我们的意识中被淡化了,乃至很可能把小倩的行为看作仅仅是宁生品性的一种测试、考验。宁生的高尚品质一旦得到确证,小倩也就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身世、行为的态度,不是憎恨、厌恶,更多的是同情。由于小说中的小倩本质是善良的,又由于宁生既不惑于色,又不惑于金,于是小倩的上场本来对宁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潜在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却转化成被爱还是毁灭的选择,因为能活下来的必是“信义刚直”之士,也就必然唤起娇弱妙绝的小倩的深深钦慕与爱戴。由此不难发现,这里深藏着一个民间爱情故事的原型:男子要获得心上人的爱,必须经受种种最严峻的考验,只有在考验中活下来的人,

逃票者们

李伶

碰上了三次查票。有一次下着小雨,查到一名年轻的黑人,一般都是当场罚款30-60欧,并出示证件。

当然,也不全是黑人。在去戴高乐机场的地铁上,查票人员在最后两两站行动了。有一名带着五六岁男孩的白人中年男子看上去像知识分子,没买票。在孩子一脸诧异的神情下,他按照查票人的要求拿出护照被登记,因为没带够现金,当场刷卡60

4月,在南半球的悉尼,上海音乐学院150名师生,在座无虚席的澳大利亚观众面前,全情呈现了一部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当代抒情歌剧《汤显祖》。

该剧精选汤显祖一生几段重要的经历,巧妙植入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的创作心路。在展示汤显祖曲折人生、人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的同时,全面地让观众了解汤显祖“四梦”巨著诞生的幕后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展现出一个“从未被演过的汤显祖”,从而弥补了戏剧舞台上对汤显祖这个文学巨匠本身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展示

的空白。这部歌剧在编排上既保留了西方歌剧戏剧式推进的框架,同时也大量使用中国戏曲甚至是现代电影艺术表现手段。一开场,在昆曲舒缓的韵律中,观众就被汤翁笔下的那个“宜笑,淡东风立细腰,又似被春愁著”的杜丽娘吸引。她开场几句温婉动人的唱腔,立马把现场的观众渐渐带入了明代的场景之中。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编者又一步步巧妙地运用“虚拟”中的杜丽娘和“冥界”里的汤显祖亡妻来穿针引线,烘托出一个为情为爱、为民为国的一代大文豪汤显祖。

汤剧中,词作者林在勇先生文采飞扬地使用了“半文半白”的方式,将古代词曲和现代诗歌完美无瑕地对接。他的歌词既有天然沉郁的悲壮,又有婉约抒情的优美。“无古无今,方生方生,任他背景纷飞逝,爱了就是永恒,超越一切万事”,他的歌词让剧中主人公的情感感情发挥舒展,也使现场观众在“天风响,沉雷滚,惊醒梦中人”的豪迈悲壮和美利哀叹的音乐旋律中,进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意境中去。

这部歌剧的音乐在创作和表现中大量运用了和汤显祖同时代的傩戏、宜黄戏等音乐素材,正如澳大利亚著名钢琴家吴建刚先生所言:此剧长篇宏大的音乐编配,非常需要对主要人物的唱段(咏叹调)进行了量身定做打造,并且需要反复的引用复出,以加强人物的印象。非常欣赏的是部分人物唱段的设计成功引进了江南音乐的原素及民族乐器,这更加生动活泼地展示了民族歌剧人物的个性与鲜明的形象。

散场时,邻座的澳大利亚人罗伯特动情地对我说,他也是一位音乐人,曾在悉尼歌剧院欣赏过许多音乐会和歌剧,今天的演出特别不一样,给他留下了惊艳的感觉。在整场演出中,他对演员的服装和布景设计所表现出的浓郁民族风情赞叹不已。独特的戏剧人物杜丽娘的插入,“剧中戏”的特别效果也让他难忘。中外文化虽有不同,但对真情的欣赏与对艺术的理解是相通的。为歌剧《汤显祖》的演出成功而高兴。



在悉尼看歌剧《汤显祖》

映霞



边看边聊

欧元。我在想,他回去还怎么教育孩子?孩子会怎么看他!

据称法国每年的逃票总额有几十亿欧元,不过电车也经常出现故障维修,我也碰到过有人跳地铁自杀造成停运。叫个优步去机场的话,至少50欧。

很多人喜欢捷克,在布拉格买公交票还真麻烦。虽说是欧盟国家,但布拉格实际使用的是自己国家的货币克朗。我住的旅馆到最热闹的查理大桥等景点要坐电车。车站旁的报亭卖票,不收欧元,只好去银行换钱。车票一般分30分钟和90分钟,或者

多日。等买到车票上车,发现只有我和女儿两人去扫票计时,上上下下都没有人扫过票,也没有人查。第二天,终于发现有一人扫了票。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雅典。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地铁每人10欧,我们买好票去地铁站,发现宽阔的闸门(比巴黎宽至少一倍多,且无挡板)一直开着,随便进。然后看到好几个俊男靓女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我在纳闷他们怎么出来呢?出站时的闸门会闭合,然后看到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一个箭步滑到别人身后,一起出去了。工作人员在中间的深色玻璃房内,好像没反应。唉!

经常有人说欧洲人素质好,其实都一样,哪里都有素质不好的人,全世界都有逃票者,大同小异罢了。社会的文明都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如果想让别人欣赏你的美,你自己必须做得美,对破坏者必须严惩才能禁止不正之风。

七夕会

近年,在专卖崇明特产的商店里,又常常可以看到“蜆蜆头”干的身影了,它们都有了华丽的包装,被塑料袋装着,上面标着它正宗的学名:马兰头干。据营业员介绍,马兰头干清热、解毒,能降血脂,是理想的绿色保健食品,很受上海市区居民的欢迎,是市场上的热销品。真没想到,这原本普普通通的乡下野菜,竟成了吸引城里人的珍品。但可惜的是,它们大多是在大棚里人工种植的。

多么想有一天再到乡下去走走,再挖挖那些令人思念的“蜆蜆头”,一来为解馋,二来为怀旧。

难忘乡间的“蜆蜆头”

老侨

好几个来回,把它剪回家里。晚上看着家中堆得满满的“蜆蜆头”,心下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可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第二天清晨,父亲或母亲会早早地起来,赶至镇上去卖。换得的几角钱币,大人们常常会给我们买几本写字的练习簿或几支铅笔回来,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当奖品一样赏给我们。小学时的文具用品,我们就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换来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润沟边上剪回来的“蜆蜆头”实在太

多,既吃不掉又卖不完,母亲就会将它们焯一下,然后趁着春末夏初的融融暖意,把它们晒在帘子上。一两个日头下来,便成了“蜆蜆头”干。待到夏秋之际,把“蜆蜆头”干放在碗里,倒入一点油盐隔水煮熟后下饭,这独特的风味多少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考究一点的人家,还用它来烧红烧肉,既油而不腻,又散发着幽幽清香,真叫人直咽口水。崇明多少乡下人家,一直把“蜆蜆头”干烧肉当成一道待客的名菜。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进了城,就再也无缘吃到那“蜆蜆头”干烧肉了,偶尔在梦中还会尝到它的滋味。

美食

